

一個土耳其教師的日記

M · 瑪加爾 著

朱井 譯



新潮書店印行

一個土耳其教師的手記

M•瑪加爾 著

來 井 譯

新潮書店

— 1951 —

本書編號 0 0 6 5

定 價 1,900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0001—5000冊

出版及發行

新潮書店

總店 北京王府井大街107號

辦事處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前記

今年年初，在伊斯坦堡出版了一本名為「我們的鄉村」的書，作者是馬赫姆特·馬加爾。這本書在土耳其的知識份子中和土耳其的報紙上曾引起了熱烈的評論，在三個月內銷行了三版，這是土耳其一件聞所未聞的事。作者還祇十七歲。他是安那托力亞中部一個農人的兒子，一直生長在鄉下，過去兩年在鄉村小學中教書，他的手記描寫了今日土耳其鄉村生活的全部使人驚駭的情況，曾使土耳其的人心大為鼓動。據伊斯坦堡報紙說，馬加爾已向他的讀者們揭露了土耳其鄉村裏普遍存在的可怕的貧窮和混亂。

作者並不是有意指責土耳其的統治者——那些應為農民階級的苦難和不幸負責的人。然而，他的書却構成了有力的控訴；而土耳其的統治當局對於該書出版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逮捕和迫害作者。可是，司法官找不出可以控告他的理由來，於是這個案子只有不了了之。馬加爾回到了他的故鄉。

下面是我們從馬加爾的「我們的故鄉」中摘錄出來的若干片斷。以它對於土耳其鄉村生活的公正而不加渲染的描寫來說，該書無疑是一個有羣衆意義的文本。

「新時代」編者

冬天到了

安那托力亞東部的生活據說很不好。我們住在安那托力亞中部。我看見我們的苦痛，而恐怖地想着：難道安那托力亞東部的生活真比我們的更壞嗎？住所和衣服既不足以禦寒，食物又不足以充饑，燃料也沒有。在這樣的情形下，冬天怎麼過呢？假如說這兒的人買衣服的話，那也不過是在五年或十年之中才買一次，並且他們買的衣服是最賤的材料做的。這裏的人不穿短外衣，只穿襯衣和褲子。他們腳上穿的——是木鞋。祇有極少數的人穿着皮鞋。大多數的男人在冬天穿木鞋，在夏天穿羊皮拖鞋。幾乎沒有一個人有短襪。因為人們整個冬季很少出門（也沒有甚麼地方給他們去），所以大多數穿木鞋也就行了。

婦女們甚至穿得更壞，她們比男子們更能耐寒，但是她們在冬天工作得更吃力。她們照顧牲畜，挑水。所有的工作都壓在她們的肩上，而男子們就穿着他們的破褲子坐在家裏，凍得發抖。別人告訴我們，燃燒畜糞便是發了瘋，因為需要留着畜糞肥田。有時，甚至報紙也發表關於糞便的文章。但是給我們這種忠告的人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我們連糞都不足哩！假如農人們不燃燒畜糞，他們將如何取暖呢？或許，除非他們去縱起他們自己的罪惡之火吧！有多少農人曾經見過劈

柴和煤炭呢？燃料的缺乏對於農人是一個多大的災難呵！

我的學校裏有五十到六十個學生。直到二月初，我們好容易還繼續着上課，雖然我們時時刻刻在抖顫着。二月裏我們所有的燃料都用盡了，於是情形變得更艱難。僅僅有兩個學生家裏有乾糞，但是他們的父母是當地的土豪，因此我連請他們帶燃料到學校裏來的話都沒有說。在日間我還是設法工作，但是黃昏到來的時候，我除了凍得發抖以外，便甚麼事也不能做了，我們燒着書籍和筆記本，才維持到了四月。成年人都覺得冬天難熬，而孩子們就只有死路一條。我們村子裏沒有留下一個一歲以下的嬰兒，他們都死光了。寒冷和疾病把這些小傢伙都帶走了。我們村子裏有一個衛生檢查員，他要照顧十三個小莊子。他不時跑來看我。我們一道起草了一封給政府醫官的信，詳述村子裏的情形。三十五天以後，我們又寫了第二封，最後我們收到下面的答覆：

「今年冬天確實很冷。因為所有的道路都被雪封了，我們不能到村子裏來。即使我們能找到一部車子，我們也是無能為力的。請告訴父母們要讓孩子們溫暖些，讓他們休息，給他們咳嗽藥吃，告訴他們使用壓緊綁帶，好好的喂孩子們。」

我們現在附來兩本小冊子，請你們讀給村人們聽，假使人們遵照這些法則，死亡將可以相當程度地減少的。」

這兩本小冊子說明如何治療麻疹和其他的疾病，我們讀了一遍，裏面推薦了各種藥品，但是我們到那裏去弄到這些藥品呢？當我們把這些藥品唸給農人們聽時，他們說道：「醫生能違反上帝的意志而工作嗎？上帝給予，上帝也拿走。」衛生檢查員和我開了一張死亡者的名單，送到區中心。我們的村子裏一共有一百三十戶人家，二月裏死了三十四個一歲以下的孩子，有四個死在同一天和同一時刻，我們把他們埋葬在同一个地方。在其他的十三個村子裏，死了一百二十個小孩，他們在七月裏也死，死於痢疾。

昂貴的糞便

請不要笑我又提起糞吧！當農人們早晨把牛趕到牧場裏去時，和當晚邊它們回到村子裏來時，所有的婦人和女孩都連忙跑出去拾集牛糞，每個人都作最大的努力，去儘量的拾集。有時她們竟爲着爭糞而打起架來。牠們把糞拿回家去，攤在地上晒乾，在夏季裏，蒼蠅和糞臭弄得村裏的街道令人難受。農民們不大需要火柴，因爲他們燃着乾糞來把屋子照亮。但是當晚上須要照

料牛或是病人的時候，便需要火柴。今年我們非常缺乏火柴。

糧食

請不要到我們家裏來找甚麼山珍海味吧！我們從來不到店子裏去買東西。我們也不烤新鮮麪包。我們在秋天收到甚麼東西，在冬天就吃甚麼東西。正像我們的生命沒有希望一樣，我們的見識和營養都是極其有限的。甚至於大米和茶葉，對我們來說也是奢侈品。假如你想嚐嚐茶味，即使四十年中只有一次，你在我們村子裏也找不到茶葉的。有一次，有一個小孩病了，草藥醫生告訴那小孩的母親去弄點糖茶給他吃，她跑來向我要糖，我給了她幾塊。後來，她每一次見了我就要向我道謝。學校裏曾發生過一種我永遠忘不了的事情，當我們讀初級課本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個這樣的句子：「爸爸，請你給我買點蜂蜜吧。」我問學生們：「甚麼東西叫做蜂蜜？」在五十六個學生中，僅僅有一個見過蜂蜜，其餘的學生都想不出蜂蜜究竟是甚麼樣子，知道蜂蜜的那個孩子還是在別的房子裏見過的。

我們村子裏也種植蔬菜，都是在五月裏栽種，到八月裏收割的。農人們通常都是種南瓜和甜菜。一年中有好幾個月，他們從早到晚吃的都是這兩樣東西，因

爲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食物了。在冬季，他們吃煮熟的穀物。很多家庭裏甚至沒有足夠的麪包過冬，他們必須餓上三四個月的肚子——直到來年收穫的時候。婦人和女孩子便到外面去採集野草來煮着充飢，差不多每家都有一口鍋子在煮着，但是鍋子裏並沒有煮甚麼食物，祇有苦惱！這種草湯使得人們變得消瘦和蒼白。

是的，有些家庭裏有大豆和馬鈴薯吃。但是像這樣的家庭是屈指可數的，全村中有五個或者最多十個吧。大多數的農人嚼的是乾麪包和洋蔥，喝的是酸牛奶，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了。至於穀物——簡直難得見到。住在我隔壁的那個婦人，有兩個孩子，在春天，他們吃草，在冬天，便嚼乾麪包。這個婦人的全部家私就不過一件舊短外衣，一床舊蓆子和幾隻羊皮而已。無分冬夏，她和她的孩子就睡在蓆子上，用羊皮作被蓋。但願上帝幫助他們，賜給他們忍耐吧！

因爲飼料的缺乏，牲口的數量很少。全村只有五六戶人家食用白脫油，其餘的人家都是用清水煮食物的。

商業

農民們都是好勤勉的。爲着賺十個銅板，他們願意去做十天的工。

只要那裏有錢可賺，無論走多遠，農民都會願意去的。有時候，他們把葡萄拿到我們村子裏來賣，又從我們這裏購買穀物回去。有時候，農人們把雞蛋和小雞送到城市裏去賣。可是我們農民中祇有兩個才是做生意的。其中有一個從鄉村中收買火雞，再拿到城市裏去賣。

土地問題

幾天以前我去看本村的社首，我發現他家裏正進行着一件奇怪的事情。農民們一個一個地走進來，發誓。後來我才發現了爲甚麼叫他們發誓：原來他們爲着要去與鄰村的農民們打仗，以便奪取他們的土地。使我們自己互相變成仇敵，我們是這樣的無知！這就是似乎沒有人能够解决的安那托力亞的土地問題。

儲藏

有些農民在他們的住宅旁邊，還有小的披屋，但是並不是每個農民都能蓋得起那樣的小披屋。通常，農民們在地下掘一個深洞，把他們的穀物藏在這種洞裏。很自然地，穀物和土壤就混在一起了。穀物逐漸潮濕，壞掉，於是農民們便沒有可吃的了。

麵包

在鄉村裏，一個人去獲得麵包固然很難，而烤製麵包也同樣的不容

易，就是吃起來也同樣的費勁。鄉村裏沒有烤製麪包的火爐，農民們的爐子就做在地裏。你決不要以為在鄉村裏吃的麪包像城市裏烤的麪包一樣。鄉村裏的麪包是做成一塊塊石板樣的東西，常常是生硬得難以消化，這種麪包與硬橡膠相比擬是最像不過的。硬得像厚板紙一樣，你必須先把它浸在水裏，然後才能夠吃。你要知道，在鄉村裏烤製麪包是多麼困難呵！在我看起來，這種勞動把我們婦女們的生命縮短了一半。在秋季裏，有些農民一連工作幾個禮拜地烤麪包，然後把他們烤好的麪包湊成足量，一直要吃到春天，在取食之前得先把這種陳腐的石塊樣的東西浸在水裏。在鄉村也有些農民吃新鮮麪包，他們比我們烤麪包的次數多些，而且當婦女們的麪包烤得不好時，她們的丈夫就要打罵她們。

當一個婦人烤製麪包的時候，她總是被黑煙熏得眼淚長流，整個屋子裏充滿着煙和臭氣。要是有人問我地獄裏的痛苦情形怎樣，我就得回答他：『地獄嗎？那就是我們村子裏的烘烤麪包。』

我也吃這種陳腐的麪包。我們隣居每隔二十天給我烤一次。在頭上五六天，這種麪包還勉強可吃；可是後來變得石子一樣堅硬，即算是把它用水浸透以後，

也還是難於下嚥。祇有當一個人餓得厲害的時候，他才能够吃這種麵包。這種難吃的食物，我不能多吃，只能吃一些些，因此，我的麵包可以吃上五十天。有一次，我的隣居對我說：『你沒有理由埋怨你的麵包變陳腐了。你在那那些書本上花費了太多的時間，一個人讀一本書就夠了，甚至於那還嫌太多哩！』

我告訴他：『你烤的這種麵包簡直不能夠吃，無論甚麼地方都不吃這樣的麵包。在我看來，保護農民健康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像樣的麵包。』

但是他的回答是：『城市裏的麵包一個鐘頭就消化了；我們的麵包需要五個鐘頭。假使我們吃城市裏那樣的麵包，我們將到那裏去搞到足夠的麵包呢？』

我們沒有機器

嚴寒的冬天已讓位於春天了，我們能够變得暖和一些。在

溫暖的季節裏，我們在戶外草地上上課。農人們正在田裏犁田，有的用牛拖犁，有的用驢子拖，還有一些就純粹用鋤頭翻地。在靠我們最近的田裏，一個農人正在犁田，他的妹妹正在用鋤頭打碎已經翻起來的泥土，她赤着腳，她的手上起了繭，她的臉上堆滿着皺紋。

我的學生告訴我：這個農人曾令他的妹妹赤着腳去踐踏荊棘。她的腳受了重

傷，害得她病了很久，但是現在又好了。鄰人們取笑着這樁事情，都說她的腳板現在是石頭了，所以不需要穿鞋。她的形容憔悴，面成菜色，汗水從她的頰潑潑而下。但是，千真萬確，她現在好像並沒有注意到她腳底下的荊棘和尖銳的石子！牛還停下來休息，但是那個女孩却繼續地工作。我問那個農人：『你一天可以犁多少地？』

『有時可犁十步或十五步，』他回答我說。

蝸牛還爬得快些哩！這裏的泥土硬得像岩石，所以不容易耕種。

收穫

六月，穀物成熟了。我們鄉村裏產大麥、小麥和裸麥，我也參加收

割。我的父親、妹妹和弟弟日日夜夜地在田野裏工作，從不回家休息。天一亮我就到田裏去，和他們工作一整天。當晚邊回到村子裏來的時候，我是一副多麼可怕的形相呵！我的襯衫黏住了我的身體，我的頭髮已被灰塵和汗水結成了一個僵硬的黑團，連梳子也理它不順了。我的衣服被撕破了而且被蒙上很厚的灰塵。我真不好意思讓人家看見我。但是又沒有辦法可以弄清潔，因為沒有水。在歸途上，我有時碰着我們的土豪，而且他對我說：『告訴你的父親，你這副形相真是丟

臉！好像一個苦力！」

當我畢業的時候，人家告訴我說：『現在你已經受了教育，你應該當一個省長，或者做個區裏的官員。假如你還和別的農人一樣地去工作，那麼讀書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的父親

在打麥的時候，我們靠南瓜和甜菜過日子，食物是用沒有蓋的盆子送給我們的，因此在路上被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有一次，我說我們整天地在骯髒和灰塵裏工作，我們至少也該從一個清潔的盆子裏吃東西，那才是愉快的。但是我的父親大發雷霆，他對我嚷着說：『人家也許以為你在伊斯坦堡生長的哩！你自己就是在骯髒里養大的，不要忘記了這點！』

昨天給我們送來的又是南瓜和酸牛奶。酸牛奶被灰塵弄得黑黑的了。我想拿它開一個玩笑，於是對父親說：『每個人都知道酸牛奶是白的，爲甚麼他們把它弄成黑的了？』

他憤怒地回答道：『一個種田的苦力一年中須要吞進一車子的灰塵，現在是你應該知道這個的時候了！假使他沒有吃得足夠的灰塵，他就會生病。』

我的母親

斷炊的季節，雖然餓着肚子，母親還是和我們在田裏一起工作。一天又一天地，她不吃也不喝，她簡直瘦得像個影子了。一瞧見了她，就倍增我的痛苦。現在大多數的農人都在餓飯，但是今年我們的村子還算運氣好，祇有一個人——一個青年餓死了。不過，至於說到孩子們，那情形就不相同了。當父母們在田野裏工作的時候，死亡就任意地糾纏着孩子們，每天總要死幾個從一個月到一歲之間的嬰兒。在最初兩個禮拜中，我們村子裏一共死了二十二個小孩。當我問母親任何事情的時候，她回答說：『我連說一句話的氣力都沒有！』

她整天地祈禱着。我問她：『母親，你不因祈禱而疲倦嗎？』但是她回答我說：『如果我不祈禱，那麼我就不能在這酷熱中再熬下去了。』

我自己 黎明的時候，我在田野裏寫這些手記。莊稼成熟了，父親在割麥了，我和母親在摘西瓜。熱得不可耐呵！村子裏不見一個人影。人們都在田野裏幹活。土壤是灰色的，每一樣東西都是乾燥、焦灼，到處沒有水。

傍晚到了，我們才回家去。明天我們還要摘豆子。命運的輪子轉着我們，依

然像數千年前一樣，把我們的生命碎成塵粉，一點也沒有改變。我沒有力量把一切都說出來。我們的作家，我們的藝術家到那裏去了呢？他們應該看到這些，應該描繪這種苦痛的人生！

我們有一個作家，名叫雅庫卜·卡德里，他曾在他的小說「雅班」中描寫鄉村生活。那本小說惹起了一場很大的風波。他被控訴為誹謗土耳其的鄉村。但是那些相信卡德里的小說是誹謗土耳其鄉村的人，他們根本就不瞭解他們的國家。不懂得土耳其鄉村的人，最好閉着他們的嘴而不要為它辯護吧！

可憐的克慈班 我們村子裏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有土地。在收穫的季節，雇農們就替有錢的人幹活，有的在我們自己的村子裏，有的在別的地方。

魏雪爾在軍隊里。他的妻子——可憐的克慈班——被僱給有錢的姆沙幹活。做一整個夏天的工，她將得到三十公斤穀物。整個酷熱的夏天，她帶着她的嬰孩在田野裏，而那個孩子畢竟還沒有死！我們的田和姆沙的田接界，有一天，克慈班對我說：「我有一部份工資是支的現錢，寄給我的丈夫去了，剩下的一部份，我拿穀物。但是那是不够吃的。等吃完以後，我將怎麼辦呢？」